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2/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十一卷嘗惺先生書經補說一卷附史惺堂先生年譜一卷

〔明〕史桂芳撰 年譜 〔明〕夏子羽等撰

安徽省博物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史簡等刻史氏增修本

一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曹大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曹祖鶴刻增修本

二一〇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一)

〔明〕姜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四三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十一
卷嘗惺先生書經補說一
卷附史惺堂先生年譜一
卷

〔明〕史桂芳撰 年譜 〔明〕夏子羽
等撰

安徽省博物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史
簡等刻史氏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惺堂文集
十四卷》提要

史惺堂先生年譜前序

同邑後學劉應麒撰

吾嘗理學之士。國初有大理胡公。世以節義稱。其學後若干年。而少宰余公崛起。少宰者。敬齋先生高弟。倡道南都。都人士翕然宗之。屢忤權璫。中遭屏斥。剛勁之氣。百折不回。可謂不負所學。又若干年。有舒健庵先生。舒先生天資純粹。弱冠舉進士。即私淑薛文清公。余嘗識其詩。有曰。貨色兩關俱打破。古今到此幾男兒。又曰。心隨俯仰能無愧。中夜安眠夢亦清。歷官閩楚。具有政蹟。惜享年不永。未盡其學力之所至。惺堂先生與舒先生同時。而稍後建。幼故豪邁。不羈。癸丑以後。始折節有志于學。其學又刻意尚行。務為苦節。所至落落難合。而其志益堅。奉新蔡公麻城耿氏兄弟。雅崇信之。自爾漸歸。不復仕進。安貧樂道。倦倦以成人材。厚風俗為己任。絕大夫一泉史公。皆齊陳公先後教諸生之儒者。聞事先生後多成就。

類能發明其學而二三同志從而羽翼之名益著聞
 海內矣或猶以矯激病之者嗟乎先生力挽末俗慨
 然有先進之恩而過之學者宜師其意至其任道之
 力雖自謂實不能奪也見人一善喜談樂道若已
 有之亦不能藏人之過人或疾之如讐而同志樂受
 其益知我罪我先生弗預也所謂特立獨行之士非
 與彼易利仁義柱石名節矢口高論大節標榜以誤
 後學又先生平日所蓋袍也年譜出門人夏布衣之

手草創粗具乃孫稚古屬余序之余亦受益先生者
 爲之述其梗槩如此

其言先生有惟恐不及惟恐過之之恩斯亦中
 郎有道之碑文矣

寄惺先生辛辭

門人洧陽夏子羽伯起編次

鄉鄰焦 族叔度

古黃耿定力子徒

古葵潘士藻仲深

新萬蔡毅中中山

昌江徐時升以行

同邑劉惟遠延之同編

廉 靖安卿

朱大德元卿

陳 塾子學考訂

謹按

先生歸桂芳字景實姓史氏其先出漢深
 陽侯靈濟公之裔世居潮後彌春以忤見
 彌達意官江東福建提刑遂家饒之餘干
 彌春之孫景瓊景瓊之曾孫清甫清甫之

子文德傳學有隱德元徵辟不仕以醫遊四方所到輒奏神効值

明興徵歸祭父塚番人數尼之乃遷父骸壙于香迷家焉人以其死能更生扁其堂曰更生堂因號可甦是為先生八世祖可甦生原善原善生秉義官靖江王府良醫秉義之第七子從教娶四川茂州判官周彦英女生子朝建敬早卒貧甚同杜門守節

先生年譜

事詳周節母傳中朝建生恩恩生仲原為先生父高才擅詩文補邑庠增廣生年廿三卒母章氏繼先生幼孤育于祖母楊氏

明正德十有三年戊寅五月丁巳先生生是為五月十九日先生生雙目闕而不開越廿五日忽張雙眸炯炯如明星十有四年巳卯先生二歲父梅坡翁卒

咸安緒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歲祖筠雪翁卒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四歲母章太安人卒三年甲申先生七歲叔賓賓翁婦劉氏同年十有一年壬辰先生十五歲叔仲倫公卒叔仲倫顯敏長于文學先生年十四就師受句讀夜歸倫與說時義體式爰合爰之能勿勞乎題拔筆立就如老手自是每夜文翰間作倫甚喜尋卒于癰症祖母楊翁

先生年譜

老僕携先生匿親族間兩月還楊頗足痛哭曰兒延一線命接香火再莫如汝父叔讀書矣家藏書二櫃先生每發而觀楊輒擿去之先生強從之徐竊觀之而不敢伊吾也時族人有為府掾者告楊曰若僅遺一孤其從吾為掾免遭羣噬乎楊唯唯先生口不言而心竊羞之曰吾作如是人哉十有三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邑侯徐公試童子得先生卷奇之取冠榜首

十有四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督學李公舜臣得先生卷大加賞取進學首是冬發沈安人

十有五年丙申先生十九歲于書言生

十有六年丁酉先生二十歲應省試

十有八年己亥先生二十二歲讀書員明寺

史先生年譜

四

時與陳龍岡先生尚節徐節堂先生高友善同業皆終夜不寢屢歲不相離陳徐後皆成學宿

二十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在南康白鹿洞

書院于書文生

是年正月先生辭祖母楊佳白鹿洞遇傅應齋先生相與語始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學愚齋少從學于白沙高第鄧公仁昌先

史先生年譜

五

生少豪宕思齋書主忠信三大字憑先生生前自是對人無妄語歲終歸省鄉人見其舉止風儀屹不可犯共訝異云

二十有一年壬寅先生二十五歲在口鹿書院

兩年俱以正初抵洞歲終歸先生日程云辛丑壬寅兩年召白鹿洞賴傳愚齋教書然改舊習

二十有二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讀書紫樞

宮

初道房有鬼魅夜人不敢入先生居之寂然道士朱珏佐異之

二十有三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讀書紫樞

宮

于書文天歲大旱先生食貧與祝羅墩先生日講近思錄有超然自適之趣

二十有四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讀書紫極

官

督學蔡公誠一等第二補廩先生文集云
甲辰歲大秋日二將未嘗飽乙巳秋更甚
但覺此心清虛無一物援筆文思淡淡七
篇立就

二十有五年丙午先生二十九歲舉于鄉于
書直生

史先生年譜

六

二十有六年丁未先生三十歲上春官

二十有八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自丁未歸惠養者三年手不釋書未
嘗一日廢學

二十有九年庚戌先生三十三歲再上春官

先生文集云庚戌下第與鄭仰峯同舟南
讀旅齋日錄益奮志向學舟中兩月無一
毫料第念

三十有一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讀書紫極

官

先生為孝廉者七年矣魏邑大夫罕觀其
面其攻苦刻勵茹淡食貧甚于為諸生時
文集云壬子與鄭仰峯同北上至徐州蒙
空矣半夜眠車行七十里買飯不飽又行
七十里始宿

二十有三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三上春官

史先生年譜

七

是年先生成進士大座師徐存齋翁階得
先生甚喜乃定會所于靈濟宮集同門數
十人三六九日大會講學時羅江先生
汝芳為殿試年友朝夕相磨切先生一日
忽悟自性原自天成喘息顯見加不得些
子減不得些子氣節顯名范乎小矣近溪
先生拜賀曰此格物之說也第苦功夫而
得之凡今一日千里哉先生曰吾此來馬

可誠
口然
講不

先生年譜

抄政

上苦極幾于見此而實未之見也數時與
兄連榻今忽得此如大病人去了一身大
汗身子都輕了然從此止可默然自修不
可口講向人曉曉又添一話柄也時楊椒
山公繼盛以論歲分宜繁狹先生每入與
論學移時同輩忘之先生不動至除夜念
祖母不得侍養忽忽不寧又念楊椒山此
夜亦不得侍親作除夜憶楊椒山詩詩成

歌咏徹曉次早人賀為同年誦之多編
頸吐舌云六月近溪先生選太湖令先生
別之云從此宦路各殊學路歸一朝晤首
兩無媿也日程云近溪引余向學覺氣節
勲名小矣

三十有三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授歙縣令
四月授歙令八月抵家迎養祖母楊儼繁
嗣稱此先生事必親裁每日五鼓出夜半

先生年譜

三百年
論十夫
此論率

四一著夜坐露臺石橙上即睡五鼓手拂
去身露即出亦無恙有鄉人寄書勸買屋
者先生發書覽畢即付燈火之日程云余
任歙縣心純在歙多任氣為親守朱所包
容朱真長者

三十有四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在歙家孫
稽古生

是年錢懷蘇公來令祁門錢年二十一少

年當此學先生嘗云生平吾後聞道先
乎吾者也力相夾持在歙為不孤時倭寇
猖獗有羣黨從宣州來徽者先生畫籌調
度送祖母進城以身塞之倭黨尋遁去七
月議築城鄉紳有終持兩廣者拆東云此
役雖數十年不成徒為東關之人開一騙
局耳且安常靜遠坐致清華任事任勞反
不及也先生一日即置之曰吾知有城不

天下無
學可得

學者觀
于此各
反身能
如先生
否其不
能則又
當思其
何以故
不能鳴
于非夫
天下之
至剛孰
能與于
此乎

史先生年譜

知有身耳士民如義者分任火數又推力
優者爲四門樓毫不煩官八月典事九月
告成民作歌誦之時督撫趙文華父事分
宜以工部尚書出監軍先生不隨衆參謁
趙怒牌取獄續等縣軍餉且云先解二萬
兩親守陶公持示先生先生曰無名加派
死不敢從陶義之久不應趙大怒語莫經
按卽專疏論史知縣先差旗牌拿來捆打

一百莫亦大怒旋此先生命諸罪先生不
應節推李公日先生出班一揖先生亦不
應一日李請先生與錢及何績溪親照縣
夜會酒酣李云一言奉勸史年兄不敢開
口特請三年兄同勸早開陶堂翁傳笑院
寄意趙督撫意頗險禍且不測賢守諭令
自全陶不敢言特以意授某某亦不敢言
特托三兄休戚相關故也四公相顧失色

史先生年譜

嘿無一語久之李促曰請一言爲明辰復
先生應曰天地鬼神臨之在上一身豈粉
不足惜也遂別去洒然若未有聞者無何
績溪總督胡公宗憲托其軍門贊畫官都
聞子來曰胡謁趙會趙出旗牌胡問何爲
曰拿官因拿何官曰拿德縣史知縣胡求
檄視之則歙縣知縣史知縣胡請口史知
縣何處人趙口不知又問名某趙亦口不

知胡曰歙縣史名某江西人今所拿史制
留某縣尹編建人趙命易檄胡袖其差誤
者且請先行查委有賄跡再拿未遲云云
先生亦不應蓋于胡一切賀問皆缺其意
亦未可知也時應天巡撫張公景賢按徽
待先生甚倨每盛怒臨之此其友也則甚
和敬尋欲語又噤初不測其意及先生望
任往辭廣德兵憲朱公朱大呼曰寬哉寬

張明崖先生之
虛公無
我亦豈
恒有

哉若知張院之恩乎又知其敗官之源乎
張甫臨此即問欽縣何如余曰自未見其
人但見其公移似亦才張曰廣德去歲不
達亦未參乎余曰六府屬邑皆泰獨梁未
至張又問曰據守何如余曰知不與余知
其有先入者為若懼焉及復過此始吐趙
故拱手指天曰茶茶在上何敢欺吾官付
之趙任其去爾終不敢任人以媚人也本

院自作縣貴道亦曾作縣又省與欽何如
余即應曰不如張大呼曰我亦不如我原
作吳縣頗稱雄亦自負今念之不如欽也
我初至有先人待之甚倨但見喜怒不形
進退應對不失尺寸心甚驚異越數日靜
夜焚香告天曰寧趙加我我何忍加欽也
濱行欲語故懼垣耳乃止余請其詳張曰
吾初出巡謁趙趙面命曰此去先為我

于奉情
中救人
然遂可
謂君子
人欲若
救人不
不使人
知身受
救人之
害而無
張公若
子人也

世之
眼者
能于
能中
人熱
者類
能

我處一知縣某問為誰曰欽縣先桂學一
耆待我自處某曰須有因方可行趙曰不
管有因無因先打他一頓我即差旗牌官
拿來捆打某不敢再言辭行及至欽與馬
供帳皆遺慢及查各考冊率稱其才久之
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蓋誠心直道今之古
人也當官套調全無知其必不利于官但
其才其守眼中希見而禍患毀謗毫不動

心則古今所難也以故倍加敬禮不敢徇
人以歸禍必不測某亦總之未幾趙諭張
去矣若今轉官而張罷去傷哉先生曰張
公施恩于不報以身捍屬官蒼蒼有知張
其與乎休寧令林公選道數月寓書來欽
云趙欲專疏論兄蓋少貶以回渠怒又云
趙翁有言滿朝皆知南中倘有附和者則
兄危矣先生覽畢即付火恐驚祖母也無

天也

何趙忠怪病卒又飲一富商資財甲天下子任中書閣師視如子弟商賈故官衣金紫閣師及貴近禮如上賓先生獨以庶民遇之商大慚恨過賂權倖為傾陷計時選郎查乘美富商以同姓借為重各邑俱通禮幣先生獨無故吏却比較獨督吏示威先生恬不為意乘美益怒欲考黜大堂不可留商復賂兩衙門拾遺又不遂先生

宋先生年譜

十四

日程云余令欽殊冗困并晝夜之力不得一刻暇不學故不得易簡天則故粗俗無禮負羞負愧又云一日講經理李公李國戶論事忽一人排闥入徑詣李曰家大翁有書送史著李曰余余曰縣前候其人曰候數日不得投李命余收其人復云領回書余不應即起出與中發書乃囑公事其人復于與帳外大聲曰領回書余叱之夫

已前所行豈有不是然在先生當日自如此

又云易卦六十四吉一而已凶悔吝居獨謙卦六爻皆吉四聖示人至深切矣又聞之先訓云做箇德也有箇德必殺其身余自幼而後知向學頗省改至今欽猶未消盡忤逆當路然竟免于刑戮又幸全大節罷官靜思可不為大戒哉又云人身止一做則百善皆掩

三十有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親回復

宋先生年譜

十五

欽任

在欽三年陽明之門如錢緒山公德洪王龍溪公徽張石川公襄相質正不倦日程云丙辰復任始知賦稅之數方知編徒易簡法然教化大政則全不知處士夫無禮又云人情大可畏 親回憤悶不平遂昏散不敢肅秋迎祖母至衙孝養後修職心亦清復敬肅

真正簡照之言

人生至樂不可得者或後錯過惟先生不

錯過

史先生年譜

六

三十有六年丁巳先生四十歲攝南刑主政
先後疏薦上行取單部院請裁于分宜之
于世蕃世蕃曰史某我從未聞遂除名夏
陞南刑部浙江司主政過家娶族孤子不
能娶者六人碑九世祖而下及族尊墓無
碑者二十冬奉祖母楊赴南京一飲一食
必躬必親延客必先設席于內奉酒一卮
湯飯一盂命沈安人兒孫侍養方出候客

南中事簡每日惟專以講學會友爲事大
會外又與東莞林艾陵先生奉新蔡見麓
先生萬安黎念雲先生數位每夜輪會衡
舍輪講五經

三十有七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在南京
先生嘗誦周公道義由師友有之及錢
懷蘇先生朋友爲我性命之語以自警發
故在南都名賢羣集之地講學會友蓋萃

學不倦云

三十有八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在南京
先生學脉雖傳自江門而踏實受用不外
一誠字其送宗人鳳橋序引先儒吾心之
誠即神千百人之心一誠及倦倦引人向
學不外一誠學者于此庶幾窺見先生一
綫

三十有九年庚申先生四十三歲在南京

史先生年譜

七

王樂

是年冬與蔡見麓先生公行赴京考滿至
則耿楚侗先生定向錢懷蘇先生四位在
夜連床論學不輟有敘人羅龍文者官中
書分宜門客也謂先生曰某揚父母盛名
于東翁東翁亦傾慕嘗內轉天曹登久淹
冷局哉但欲得父母一函耳先生荅曰吾
家至爾都一水而便于祖母甚宜北中苦
寒不便養也羅復約明晚當來全往先生

主孝
之使
慕使
人

不答

四十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考滿回過家復

抵部任

初先生之入京也留家奉養祖母楊作
金陵侍養闕惡之中堂示付託意是年正
月二十七日沈安人卒于官邸還南奉祖
母歸卜莖沈船至蕪湖起早過程先生怡
講論經宿抵家兵道浦公來訪先生以齊

先生年譜

也士奔
走于大
夫之門
其不奔
走者則
遂勉然
自商號
有先生
無迹之
錄而惟
德之好
若此惟
其胸中
真有成
人村厚

表相迎備不喜久之相愛時聞同邑庠士
陳之可勿事母孝少先生二十歲先生造
詣為友相過從尊以上賓後三年以家孫
希古為門婿親禮備至規磨不間後十年
陳學有得追念師恩執弟子禮終身焉先
生嘗曰凡孝弟人有學問基本吾輩當極
力成就故布衣如王良弼王邦本輩先生
輒引為良友誠且陳烈敬豎黃祖兒約之

風俗之
願徒曰
謙先未
足云也

為子弟每遇會期必招與偕往與同門齒
序坐論無間八月整沈既襄事請祖母楊
赴任楊堅不往欲乞養楊又不許親友有
勸繼室者先生不應乃留長子書言夫婦
奉養仍請姊氏庠生江山秀妻終年在家
伴楊獨携子書直行是年梅坡公以先生
貴勅贈南京清吏主事母章妻沈並贈
安人

先生年譜

十九

於平耿
先生之
為此兄
如此兄
以教天
下之人
矣此真
求也

四十有一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是年楚何先生督學南都朝暮印心奉乃
翁封君書幣以次子定力孫汝愚養子王
增爵拜門牆先生之學專以作人為務所
至多高賢碩士居恒嘗曰除却成人村厚
風俗我輩無事矣故在留都日與一時英
賢以學業相切劘而正堂趙方崖先生尤
相敬愛初趙與先生以律例爭或謂先生

趙之虛
心亦虛
恒有

子是先
生鯉居
二年矣
勤者生

史先生年譜

先生曰
吾娶甚
難吾踰
強之年
義不可
娶女黃
父改醮
者吾不
娶也竟
得鄭猶
人年三
十猶未
字也
先生于
是過下

日趙老不喜如何先生曰以理爭非私也
無何趙語諸道曰往年自以律例熟近因
史正郎爭在夜看始知律義之精如六經
日來甚有進益比奏疏無不出先生手者
趙與先生往返政刑有一稿先生寫一字
趙曰此字我三加之先生三除之可見虛
心相處無形跡也是年秋同年盛文湖先
生同寅董蓉山先生力勸繼娶乃馳書請
稟楊楊令書官答書此事汝自斟酌董更
促之遂娶當塗鄭孺人
四十有二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擢知延平
府事
子書直天同志夜會聯床不歸有作詩慰
先生者曰孔鯉亡于孔子前曾聞顏路哭
顏淵聖賢到此如何處也只低頭且聽天
先生曰此孔顏事若吾多過天自當加禮

氏遠矣

貴敢不痛省乃云聽天先生之學始聞
于白鹿繼悟于燕都而勇猛精進通乎
夜灑然真得去其氣稟之滓者留都也故
嘗語人曰爾都是吾再造地非先生自知
之真其誰能言之哉

四十有三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二月到延

平任七日以憂歸四月于書安生

先生抵家請祖母楊之延平楊堅不往又

史先生年譜

即此處
分豈非
至孝

請乞養不得乃留妙升繼室鄭居長子書
言侍養獨攜三蒼頭行至崇安登武夷接
其峯頂夜坐峯尖雪蓬內不移時即天明
出遊蓬外四周飄然在世外因有許大乾
坤不掛心滿園一生到天明起來峯頂閒
遊覽忌却人間有我身之句延平二三吏
卒接至先生曰汝輩何必到此上梯四重
攀鉄索緣山險行雖武夷百僧亦止一僧

聞聲速行

能隨我夜下山宿僧房次日延平官吏踵至且云大田縣賊衝破數縣府日賞軍餉接濟劉總兵先生速行至建寧會紀守楊公一聘訪毛父循良蹟即發舟赴任發糧帑散客兵牌諭吏分居民安堵章到任公宴一切修費百弊祛除自給惟蔬食甫七日家報至聞祖母楊計先生痛絕頓臥地次早方甦不能起門外哭聲震天先生驚

史先生年譜

五

問故開門納之黃童白叟哭不已先生即卧內慰諭之出明早復打門哭且曰百姓赴兩院告許題本即有牌求止爺莫去先生曰我身在此魂已去了出城之日父老獨街哭婦女號于門內至崇安父老趕至牀前哭口兩院明文在此請爺回時大雨昏黑先生痛自汝輩苦矣我七日延平有何功德汝如此舉戀耶民哭曰連日兵過

聞聲速行
開門給
兵才也
七日風
行誠也
才也先
生烏知
其然哉

閉城門任其搶奪甚于倭寇爺大開門不許一兵上岸先派船更代兵即過船哨官入府領口糧亦喜曰處處如此兩省力也以後兵船無限但得爺住數日做箇定規先生曰就是

皇帝而命亦不敢從矣汝亟回延至天明泣別抵家撫棺痛絕復馳踰旬延平節推江奉院司道公文關至捷延平府南坪等縣

史先生年譜

五

坊里軍民等連食具呈云云乞照稱宰健知州松溪王知縣例奪情墨喪營事檄至饒州太守顧觀海公命吏賁文至先生力疾辭居喪足不履戶外惟祭祖先墓則徒步往不輟不馬非雨不蓋後先生歸林數十年延平民至必來求見像依若父母焉四十有四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在山廬墓十月奉祖母柩合祖筵雪翁墓和風鄉隱